

心中的恒河

汉滨 陈均威

汉滨北山有条河，源自遥远的桥亭之麓。积沟壑小流，在崇山峻岭间择最低处缓缓而下，时而跌宕起伏，时而涓涓流淌。这条银链般的河流，在一路欢唱中一路走来，不知拐了多少个弯，一路南下，流经叶坪、中原、紫荆、大河镇，在恒口镇汇入月河，又一刻不停地奔向汉江，它的名字叫恒河。

沿恒口大高速公路行至恒河与双溪交汇的地方，豁然开朗，山势俊秀且丰满，河床也变得宽阔而平缓，成就了一河两岸千余亩肥沃的水田，与黄土坡上层层梯田融为一体，形成一个坝子，留给人们依山傍水、美丽富饶的美好印象。恒河在这里转了一个似弓的弯儿，老祖先为其取了一个颇具厚重历史的名字——汉王坪。

据考证，汉王坪是目前秦岭南麓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古城遗址，面积近30万平方米，断面采集有绳纹板瓦、筒瓦、云纹瓦当、红陶鼎足等，遗址东端及西岸发现有两处南北朝墓葬，是子午道上重要的驿站城镇，对研究战国、秦汉及南北朝时期的行政建制及子午道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。2014年6月，陕西省政府公布为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我的老家就在汉王坪的半坡上，因地势较高，小时候只听爷爷辈儿的老人说我院子叫“梁上”。散落在房前屋后大小不一五口堰塘，常年引灌着纸坊沟清澈的溪水，灌满水的堰塘，在蓝天映衬下，犹如形态各异的蓝宝石，镶嵌在层层叠叠的田园间，滋润着汉王坪的收成和希望。童年那依稀记忆里，一栋栋黄土筑起的青瓦房，高矮一致，与山势、河流、田园构成了一幅古朴而又唯美的乡村画卷。那个时候，“早”与“勤”是很亲密的，不等太阳露出山头，家家户户炊烟袅袅，在晨光的照耀之下，那股岚烟就在青瓦之上自由地漫舞。还有不时从瓦缝里飘出的香味，就像那个年月的团年饭一样，让人口中生津、回味无穷。

爷爷一辈子是个庄稼人，自我记事时，已是满头白发，一捋雪白的胡须刚好遮住第一颗纽扣，从白日阳光到月光满天，爷爷弯着腰在黄土地上，一锄一锄地锄草、刨石，一锄一锄地掏沟、垄地。记得有一年初秋时节，密密匝匝的玉米地里，掀动着凉爽的清风，只见爷爷放平锄头，顺势坐在玉米地上，抬头望着一串串紫红胡须的玉米棒，咧嘴笑了。对我说：“秋季收成好了，就不怕开春后青黄不

接啊！”我不解地问：“啥子是青黄不接？”爷爷解释道：“青黄不接就是春节过后，头一年产的粮食吃完了，午季的小麦还是青苗，粮食接不上茬儿。”爷爷的解答让我明白了“青黄不接”就是春夏交替时节没有粮食吃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忽然看到大片的红玉米须，将爷爷那一捋白胡须团团围住，红白胡须，随风飘动，绽放出爷爷辛勤耕耘的风采，勾勒出爷爷迎接丰收的喜悦，这是记忆里爷爷留给我最美好的印象。

奶奶在操持家务中唠唠叨叨，从未停歇：“切莫下河洗澡，不要占人便宜，不能浪费一颗米，待人一定要实在、说话一定要算数、小娃勤快人见人爱……”“晓得了，晓得了！”我也在一个又一个回应声中，渐渐懂事，慢慢成长。直到多年以后自己成家有了孩子，形成了对爷爷的态度和方法有点儿小小变化之外，唠叨的形式和内容与奶奶当年别无二致。

没有告别，那里会有纪念呢？爷爷告别他的土地，奶奶闭口不再唠叨，已近四十年头。他俩小小的土坟，就在庄稼地旁边，拜台前两棵翠柏，已由栽植时拇指般纤细的小苗，长成碗口粗壮的大树，如同撑起的两把巨伞，给隐入尘烟的爷爷奶奶遮阳避雨。每年清明时节，我带着妻子和孩子跪拜坟前，爷爷奶奶那声声叮咛，仿佛又回到了我的耳畔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一河两岸的人们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一季又一季，播种收成。一代接一代，耕读传家。大多数人家堂屋的正堂上都供奉着“天地君亲师位”中堂，头上的横批一般为“祖德流芳”四个字。由此可见“敬天法地、孝亲顺长、忠君爱国、尊师重教”的价值观取向，在家乡人心目中的位置有多么重要。在传统伦理道德长期影响下，勤劳是家乡人捍卫生活的基本功，淳朴已成为长在乡亲们骨子里的品质，厚道更是恒河两岸千家万户的家传底色。

多年以后，我也从乡村来到了城市，却和有些进入城市的人不大一样，始终没有“超凡脱俗”。因担负的工作所致，二十多年来，常常行走在城乡之间，寄情于山水田园，在既谋生也谋爱的每一个日子里，心心念念从未改变的是：苍生里的布衣，泥土里的草根，庄稼里的赤子。

已经回不去的童年，却铭刻着记忆的乡愁，常常使人产生一种无奈的惆怅，还有发自内心的牵挂。因此无论是

春节、清明，还是平日里，只要一有时间便念叨着回乡。一趟一趟回乡，总要在恒河岸边打个坐，先用清澈的河水抹一把脸，然后扯出袖子擦汗，再把河水当作镜子，映照自己，尽管被水波摇曳里面容有些沧桑，可内心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。听着潺潺的流水声音还是那么熟悉，听见林间鸟儿唱歌，依然还是那么清脆。

有时爬上老屋后山头，在恬静中闭上双目，寻找着童年里的记忆，回望着年少时的身影，常常活跃在房前屋后，也不忘到庄稼地里坐坐，呼吸着泥土和庄稼的气息，享受着这山、水、林交融的惬意。初秋的清晨，当第一束阳光抛洒在庄稼地里，随着地气缭绕，挂满了露珠的玉米须和稻花的清香，还有随风飘来果木的芬芳，顷刻沁入心田，带来了滋心养肺的清爽。也只有坐在这里思考未来的路，脚步才能迈的更踏实更稳健。

这些经过时光雕刻的记忆，不管它是否能抚平我内心焦虑的皱纹。我只知道，只有恒河岸边，才是我心底的精神家园。

沿着家对岸的公路蜿蜒而上，不足十里，有一座古老的小镇，留着我青春脚步的印记，曾经记录了我八年的青春时光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北山区基础设施落后，条件艰苦，大多数村子不通公路，一条沟再上一面坡，翻一座山再过一道梁，翻山越岭，走村入户，全凭一双脚丈量，麻柳、洞沟、双明、大兴、关坪、关坝、双双溪、蒋家沟……到这些村庄走家人户，那些拉家常历历在目，恍如昨日。

老家人的那份热情没有丝毫的假意，总是把家中最好的美味端到桌子上招待客人，哪怕自己吃泡菜菜、蒸红薯心里都是高兴的。还有那围坐在煤油灯下所行的“划拳”“猜宝”“打杠子”酒令，三五一群聚在老木椅子上“打升级”玩扑克牌其乐融融的场景，至今让人难忘，成为记忆里抹不掉的欢乐时光。

辞别家乡小镇的头一年春天，在中学操场沿河一旁栽植的两排水杉，历经二十四个风霜雪雨的四季轮回，百余株弱小的水杉苗，如今已长成挺拔高耸的合抱之木，成为母校一道靓丽的“绿色长廊”。黄昏时分，林荫小道下或有一群孩子嬉戏、或有三五少年静心阅读，儿时的童趣和少年求知的场景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，仿佛把自己也带回了那个年代。

辞别小镇，走出恒河已经二十三年了，恒河依旧静静地从小镇身旁流过，依然以最美丽的姿态、最热情的方式迎接崭新的每一天。天蓝蓝、山青青、水碧碧，滋润着这一方土，养育着这一方人。

小镇那份内在的淳朴与厚道，依旧未改。小镇的名字叫大河镇，大河镇属于恒河，虽然带了一个“大”字，其实并不大，既没有汹涌的波涛，也没有浩荡的气势，始终以太平和矫健的步伐奔向远方。

挽一朵天边的云彩，揉进古羌山的青翠，挤压、交融、合成、提纯，喷涌而出的汉江之水，是那样的干净无瑕、美好圣洁。漾映着女婿娘慈爱传神的笑颜，洗涤着大禹披荆斩棘的辛劳，孕育出神农先贤始作耒耜、制作衣裳的文明求索。这股清流从幽秘的三星堆里蜿蜒跌宕而来，在蔡侯新搞的帛纸上纵横宣泄，在屈原浪漫的国度里，在《诗经》的风雅中回环，把“汉之广矣，不可泳思，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”的展望与梦想，聚积成九州大地一道强劲、蓬勃的心脉，浮沉迟数，激越千载，回荡万年。

当盘古开天的那只神奇之手把秦岭横置于华夏中央，湿润的东南季风首次抵达山顶那一刻，汉江就一路温婉而不失张力的向东奔走。羌谷川道、汉中平原、秦巴山间、荆楚腹地，如少年在“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”的阳光下洒脱；像少女凤舞九天，在金色面具后彩带翩跹；如壮年在“坎坎伐檀兮，河水清且涟漪”的美景中伸展，像君子精行俭德、勇往如斯的坚持，让“江河汉水”齐名天下、并列大观。

汇集、哺育、扩展、成长，绘就壮美无比的大汉之江，在二十四史里激情飞扬、纵横驰骋、色彩斑斓。大秦东出，大汉崛起。拜将台、擂鼓峰，八阵图、彝陵统帅，狼烟弥漫！跳动着三国志、五代史、唐宋明清鲜活的面孔，盛开文明血脉上的璀璨花朵！鬼谷子、苏秦张仪，留侯张良、博望张骞，班超、班固、张衡、华佗、张仲景、诸葛亮孔明，还在那佛儒六世祖怀让、道家真人吕洞宾、张三丰、张伯端——是他们用智慧、才情、品格、胸襟，演绎出一幕幕天人相合、山河互动、夺目灿烂、气象万千的东方画卷。

让我们吟咏着“南有樛木，葛藟荒之”的美句，壮怀那“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”的豪情，在这个独特的山水时空去感悟、去体验、去传承！汉江、汉字、汉画、汉服、汉民族、汉文化，用一个伟大族群的名义汇聚风云，积淀成就了生生不息、奔涌向前的历史壮歌与红色脉络。可曾记得“我就霸王，我就是玉皇”的先声呐喊？可曾忘记廖乾吾、何振亚与陕南抗日第一军、安源铁路工人们的内心祈盼？可曾看见三线建设“学兵连”那些稚嫩的身影？可还谈论库区移民、乡村振兴先行者的理想信念。

汉江的美在三千里锦绣，汉江的美更是鲜活壮丽的绵延。当划破了愚昧落后的漫漫长夜，经天纬地的人间奇迹在新时代创建——褒斜、子午古道标识出新的感慨。引汉济渭、南水北调泽润大地的守望又是何等的壮观。丝路源头的绿色经纬，富硒风物撒向人间的大爱，伟大复兴的梦想正在这一泓清澈中聚力展现。

眼中有多少憧憬，心底就有多少余怀。汉江的悠扬旷达，总能让人襟怀大开，进入江流天地外的感慨。来吧，让我携手“永结无情游，相期邈云汉”，沿着“循大道、致万里”无限畅想，由衷的赞美汉江，敬畏汉江，亲近汉江。自然亲切行立于世，千回百转，奋进不息。

美哉汉江，子孙们须臾不可分离的家园故国。壮哉汉江，永远流动在薪火相传的华夏心间。



观水有感

紫阳 程楚安

词“白浪滔天，秦皇岛外打鱼船，一片汪洋都不见”等人们耳熟能详的诗句何止万万千？古往今来，凡画家画水必有一小舟，不然那画面就是死的。没有舟的江水就像一潭死水，这让我想起了闻一多的诗《死水》和李劫人的小说《死水微澜》。

起于凤凰山，落于杜鹃
 比喻油菜花的梦，香气长出翅膀
 山川的嘴里含着一种乐器
 从额头，到风摆，汉阴浩荡的油菜花
 苍劲的梯田，凤凰山的宽厚和优美
 在青灯的八卦图里

4
 汉阴有花香，长满神话和传说
 如家训和陕南美食的火焰
 汉阴盛产运粮的车队
 阳光健康丰硕，三月是自己的火种
 在蜂蜜的翅膀下日渐丰满，天空瓦蓝
 在新时代宽阔的道路上，万物鼓掌
 如汉江水在歌唱

5
 沿着油菜花朝歌之地，从凤堰梯田
 石头遇水变软，藏着口信
 凤凰山的油质烧燃柴火
 在花朵的骨节里收割
 蝉声的锋芒被龙王沟隐藏着
 连绵不断的山峰，劳动的号子
 有江水从身体里走出来
 三月发放温暖的黄金，大地起伏
 比一个农夫的心情还要亮，还要湿润
 鸟鸣止于花间，接着延伸
 旋涡镇走出这段路
 悉数返回千百年的时光里
 细腻春雨，让丰收修成正果

凤堰梯田注释着山水的灵性

岚皋 万世长

1
 阳光还沉溺在山水的古韵里，油菜花堆砌的汉阴
 又开始启程。汉江微白，有流动的光
 在保佑着溪流，古树明亮
 北岸灌木林收藏鸟鸣
 而露珠弹奏出的清晨和黄昏，此刻格外晶莹
 像黄金洒在梯田，又被村寨细咀嚼
 观音河赶着朱鹮而来，如春天的群山怀抱流云
 抵押给一小片天空

2
 山岗亲切，河谷铺开一万亩梯田
 凤凰山一层一层的羽毛
 在汉江北岸，春天在清代遗留十万件金器
 油菜花的歌舞献给三月的流云
 一路甩动马尾辫，雨水含着琴声
 冷水讲述着自己的故事
 当茨沟打着口哨。在史记里养鱼
 种植战国的星辰
 在汉阴，春天盘踞在凤堰梯田，放养蜜蜂
 阳光点亮油菜花，将旋涡镇铺开，田野色彩丰满

3
 被春天一点点磨薄透明，油菜花有涛声
 被山水装饰的汉阴推开金色的窗子
 黄龙沟播放山歌
 空气一阵一阵地香，古村落记录着汉江的丰收
 封面篆刻着七彩的原始森林
 金鸡拉运着北岸远行，万亩梯田
 都是唐诗词。在生态的基因里诵读

送别

紫阳 王怡

这些天频繁地走在回老家的路上。公路在山间蜿蜒盘旋，汽车从山的这头下到山的那头。远看阳光擦着山的肩膀，穿过树的枝枝杈杈斜落在路上，把灰色的水泥路照得明晃晃的。

车一直向前走，记忆也一直向前走。过了高坪镇顺山势前行十多分钟就是双庙子，山顶有所小学，操场上的红旗在风中高高飘扬，三三两两的孩子在操场上跳着皮筋、追逐打闹，欢笑声入耳，那份纯真欢乐透过紧锁的大门扑面而来。

往下走一点路的左边有户人家，门前种了棵柿子树。每年十月从这里路过，暗黑色的树干上挂满了橙色的果实，一个挨着一个，像是挂了一棵树小星星，照亮了寂静深山里的人家，照亮了游子归乡的眼睛。再从这里过，我特意开了车窗向外看，寻找青葱的柿子树，奈何怎么也寻不到踪影，只余下寂寥的人家。心一下空落了许多。

透过车窗，可以看见对面连绵不绝的山，尖峰山连着高家山，山下河水近乎干涸，宛若一个奄奄一息的耄耋

老人，河面上跳跃的点点阳光是她唯一的精气神。儿时站在山顶都能听见河水在石缝间欢腾，每逢夏季，总会看见孩童们淌着河水捉着螃蟹，摸鱼。如今这条河细得像晃荡的牛绳，凝神屏气的听也听不到一丝声响。河流的两侧田地杂草丛生，杂木绿意盈盈的盖满了整个山脊，高空处，鸟儿在树木间飞翔，浅声低唱，诉说着田野的变迁。

这一趟是回去给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送行。小镇的街道上冷清又空荡，远远地听见唢呐声划破天际，穿过隔壁人家的屋顶、斜对面供销社门前的月季花，去老小学路口的电线杆，穿过一道道山谷，越过碧波汉江，召唤着老人的亲人，四面八方赶来吊唁。

临时搭建的彩色篷布下，人们三五成群在下面端着茶，寒暄着，灵堂前挤满了披麻戴孝的子女，陪伴着老人留在尘世的最后一段时光。回想着老人家疼爱我们的点点滴滴，恭敬地上香，叩拜。

灵堂里很多眼熟的亲戚、长辈，好久不见，我都不敢张嘴叫人，怕叫错了丑五。老人的离世让我和这个并不太



紧密的大家族间的链接淡了些。死亡是无情的刽子手，终结生命的同时，也淡化着一段关系，又或者宣告着一段关系的终结。

次日，云雾低迷，漫天大雨，吉时一到，孝子将装满纸钱的灰盆高高捧起，随着砰的一声闷响，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墓地是一片小山山坡上，前面是菜地，雨中一个老妇人披着透明的塑料纸辛勤劳作。老人身后是一排连绵青葱的松树林，雨中的树木、稻田水灵灵的。是这场雨水唤醒了沉睡的大地，远处的山上薄雾袅袅，近处的雨洗刷着壁立的柏树，幽暗苍劲的树杈上的泥土，尘埃随着雨水从树梢滴落到大地上。我静静地矗立在村口，等待着返城的班车。这一刻似乎和往日没有什么不同，如果有那就是我从死亡身上学到了敬畏、衰老和珍贵。我对死亡多了一份敬畏，对生命的消逝少了一份焦虑，对命运中的执着、挫折多了一份豁达与坦荡。

桥儿沟

汉滨 王欢

古色古香的桥儿沟
 是白河人最固执的记忆
 长春、临江、观澜、邀月
 四座古桥的姓名
 这一头，是秦国的衙门
 那一头，是楚国的百姓
 朝秦暮楚，是你最不愿提起的往事
 左牵龙岗，右摆魁星
 一盏盏正红的灯笼
 一扇扇朱红的格子窗
 一块块青色的石板砖
 一眼眼充满灵性的古泉
 一个个青春洋溢的身影
 烟火攒动，是你最得意的年华

水美鱼美

汉滨 李永明

家乡有句俗语：“无鱼不成宴”。无论是高雅的餐厅，还是普通农家乐、民宿，每餐必有鱼。

在安康，凡是有水的地方，就有鱼，安康盛产各类野生鱼。美味的野生鱼与安康优越的气候资源分不开，安康气候温和，雨量充沛，多山、多谷、多水。安康溪流纵横，网状交织，这些溪流，清澈亮丽，姿态各异，或宽或窄，上下交织；或撒或捺，左右逢源；或细或浅，或急或缓，一路凯歌；或一波三折，含情脉脉；或翠波飞溅，或飞瀑直下。我拜访过陕南许多溪流，它们有的隐在花丛中潺潺流淌，有的在荆棘中穿行，在杂草里吟吟浅唱；有的在密林里走动，走成一段童话；有的从山崖上飞下，像一幅山水画；有的在幽谷中相拥一起，朝着东方一路欢腾。

这些唱着山歌的溪流，清澈、透亮、明净。我在它碧绿的柔波中，仿佛看到了母亲深邃、清澈的眼神；我也仿佛找到了安康女子为什么细腰、嫩皮、温柔、善良、朴实、羞涩的根源了，是水美丽了安康的女子。

水滋养着人，也滋养着世间的生灵。鱼儿离不开水，有水就有鱼。大到汉江，小到无名的小溪小河，都生长着肥美的野生鱼。安康野生鱼很走俏，鱼的种类名目很多，有鳃鱼、黄钻、铜鳃鱼、鲈鱼、红尾鱼、钱鱼、马口鱼、桃花瓣鱼、银鱼、鲫鱼、鳊鱼、沙丁鱼、黄刺骨等。安康鱼肉嫩味美老少皆宜，在陕西省占有一席之地。安康的瀛湖，有西北“千岛湖”的美称，自然成了鱼类的栖息地，这里碧波荡漾，水色碧翠，波光粼粼，瀛湖的水滋养了四周的山，从此湖光山色，如诗如画。它兼有北方的雄浑，南方的秀丽，兼与历史悠久的汉水文化相融，展现出一幅“银汉天镜镜湖面，雄秦烟雨雨楚云”的动人画卷。

好水出好鱼，瀛湖依靠天然无污染，独特的优美环境，使鱼产业发展迅速，特别是优质的草鱼、鲤鱼、鳊鱼、鲈鱼、大花鲢、翘嘴红鲌、匙吻鲟、黄钻等品种，成为推介安康的一张名片，还漂洋过海飞到外省的餐桌上。因为鱼，也成就了一批以鱼为主打的餐饮企业，他们经营瀛湖鱼，生意火爆，汉水鱼以肉质细嫩、口感鲜美、营养丰富，受到游客和消费者的青睐。在全国最美的小镇流水还打造了瀛湖富硒鱼宴，节假日时场场爆满。

安康鱼的烹调方式很多，烧、炖、炸、溜、蒸，都是人间美味，都是悠悠的乡愁，在汉江禁渔期间，这记忆中的美味和乡愁，将愈来愈激烈。